



情 深 如 海 砥 柱 中 流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★革命样板戏故事★

藏书章
情深如海

砥柱中流

（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改编）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情深如海 砥柱中流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峯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 1/64 印张0.5 字数12,000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8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75 定价: 0.05元

情深如海

(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第三场改编)

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



甲 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，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

争。”

乙 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。在湖南、江西边界，有一支农民自发武装队伍，名为农民自卫军，经常在杜鹃山一带，打击地主武装。队长姓雷名刚。由于没有党的领导，

结果三次起义都遭失败。他们日盼夜想找共产党来带头领路。

正在这时，他们听到有个共产党员明天要在三官镇祠堂门前开刀问斩。自卫军连夜做好准备，在第二天一早，乔装改扮大闹三官镇，出其不意，击败了以毒蛇胆为首的地主武装靖卫团。在法场上抢到了一个女共产党员，她就是井冈山派来的政治干部柯湘。

甲 战斗胜利结束了。当天下午，柯湘、雷刚和战士们一起打扫战场，清点胜利果实。看！他们有的在张贴标语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“拥护工农革命军！”有的扛着谷米、兵器，挑着鞭炮、酒坛，只有邱长庚一个人坐在桌边喝酒。

乙 罗成虎、杜小山扛了个大箱子，往院子里一放，就讲：“喂！温队副有令：按照往日规定，浮财全归弟兄！”说完，打开箱子，

战士们一拥而上：“好！马上就分！”

甲 李石坚挑着米箩走了过来，见大伙儿在分浮财，急忙说：“弟兄们！先别动！这次分浮财，要按新章程。”

乙 “新章程？什么新章程？”

甲 “花边光洋，一律归公；部分谷米，留作军用；其余粮食衣物，全部分给乡亲。”

乙 “这是谁的命令？”

甲 “党代表。”

乙 “党代表？哼！咱们流血拼命，她倒干做人情。”

甲 战士们不满地将手中的衣物扔入木箱。

乙 在旁边喝酒的邱长庚猛地一拍桌子，醉醺醺地站起来说：“哼！女的能带兵，咱男爷们还有什么威风？！她的命令，咱们不听！”

甲 有的战士也说：“对！咱们不听！”

乙 “走！找她讲理去，这是什么章程？！”邱长庚刚要走，一个战士说：“别吵了，她来

了!”

甲 这时，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，面带笑容，非常熟练地挑着一担沉重的米箩，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。她就是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柯湘。她把担子放了下来，然后利索地搬起米箩放在箩堆上。又取下肩布，擦了擦汗水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她微笑着看了大家一眼：“哎？刚才好象电闪雷鸣，怎么忽然风平浪静啦？”

乙 大家背对着柯湘一声不吭。突然，邱长庚醉醺醺地走到柯湘跟前，蔑视地说：“女……共产党，来管我们？！”“啪！”从腰里拔出短枪：“这是什么？不是绣花针！”

甲 柯湘对郑老万说：“他喝醉了，把枪下掉！”郑老万上前要下邱长庚的枪。

乙 “你敢？”邱长庚把郑老万推开，一步步冲向柯湘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甲 柯湘却非常镇定，她一把抓住邱长庚的手

腕，邱长庚用力挣扎。柯湘熟练地下掉邱长庚的枪。邱长庚倒退了两步，跌坐在木凳上。柯湘将枪交给了杜小山，平静地说：“带下去，醒醒酒。”

乙 “是！”杜小山和另一个战士把邱长庚带了下去。大家看到这种情景，暗暗钦佩。郑老万说：“党代表打仗、干活都那么行！”

甲 “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终年劳累何所有？只剩下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……”

乙 罗成虎听了感到意外，就问：“党代表，你也是穷苦出身？”

甲 “是啊！我家住在安源萍水村，三代人都是挖煤工。我祖父，父亲，挖了一辈子煤，活活累死在矿上；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我哥哥领头闹罢工，也被资本家枪杀了，等我赶到杀人场上，我哥哥倒在血泊里，还剩下最后一口气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‘妹子，别哭！咱们矿工，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弯’

腰，山塌不后退，浪打不低头。你是矿工的后代，你记住一句话……要跟他们斗——到——底！’那贼矿主杀害我哥哥还不够，又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和弟妹，就这样，一家数口尸骨难收。”

乙 “矿主、工头，毒蛇、野兽，我们一定要报仇！”

甲 “要报仇，可是枪杆子、印把子在人家手里，这仇怎么报啊？！为了找救星，我一跺脚，奔了外乡。浏阳河上，我拉过纤；湘潭城里，我纺过纱；布厂、烟厂，我都作过工……好不容易在长沙码头上，才找到了咱们的党；秋收起义，一声号令，我把辫子一剪，参加了革命军。后来，入了党，我决心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。同志们！咱们工农要团结一致，不灭豺狼誓不休！”

乙 “对！咱们工农要团结一致，不灭豺狼誓不休！革命到底不回头。”正在大伙儿兴奋高

呼时，从里面走出队副温其久。他见战士们亲切地围在党代表的周围，心里说不出的恼火，就走上去傲慢地喝道：“吵什么！队长负伤，需要安静！”他这一说，热烈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。

甲 一旁的李石坚问：“队副，抓来的团丁怎么处理？”

乙 “照老章程！”（作砍头手势）

甲 “扣留的商人呢？”

乙 “货物充公！”

甲 柯湘一听不对头，走上前语气缓和地说：“温队副，对俘虏，应教育释放；对商人，要买卖公平。这是党的政策，应该贯彻执行。”

乙 温其久一听，心想：什么？杀俘虏，充公货物，这是我们的老规矩，什么政策不政策？！嘴上却一时答不上话。站在一旁的郑老万担心地对柯湘说：“党代表，你要是把

俘虏、商人放走，雷队长知道了，会跟你拼命的。”

甲 柯湘心想：雷刚这个人苦大仇深，对阶级敌人有刻骨仇恨，但是他对党的政策还不清楚；我们放走俘虏是有利于瓦解敌人，对商人买卖公平能够教育群众。柯湘相信，通过教育，雷刚会转变的，就笑了笑说：“革命的道理，他会想得通。”柯湘说着，又转向温其久：“队副，你说呢？”

乙 温其久心里很不满意，想过去自卫军里是我讲了算，而现在都要听你柯湘的，他把手一甩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是，说了也没用！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李石坚一看温其久这种态度，连忙向柯湘解释：“党代表，你别在意。温其久当过军官，养成了军阀作风。”

甲 “哦？他是什么出身？”

乙 “原先也是个豪门，为了争一块风水宝地，跟毒蛇胆结下了冤仇。打官司把家产都打

光了，起先投靠军阀刘二豹，后来带了他的勤务兵邱长庚来找我们，他跟雷刚结了一把兄弟，参加了自卫军。”

甲 “哦！”柯湘听了，点了点头。

乙 突然里面传来一阵哨子声，温其久大声喊叫：“全队集合！”邱长庚也跟在后面幸灾乐祸地叫：“队长发火啦！”不多一会，大家一拥而出。雷刚臂吊绷带，怒气冲冲地走出来，立在台阶上。那么，雷刚怎么会来的呢？原来温其久利用雷刚性情莽撞，思想简单，在雷刚面前煽风点火，想挑起雷刚和柯湘冲突，他可以从中得利。

这时柯湘上前招呼，雷刚转身不理。他走下台阶，一脚踏在木凳上，愤怒地说：“谁要是把俘虏、商人放走，他就是我雷刚的冤家对头！”

甲 罗成虎急冲冲地前来报告：“报告，抓到一个土豪！”

乙 “给我押进来!”

甲 “是!”这时，柯湘站在石阶上细心地观察，只见两个战士押着一个双手被捆的人走了过来。这个人衣衫破烂，留有血痕，年约三十多岁，面色憔悴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饱经风霜的穷苦人。这个人边走边喊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抓来?”

乙 罗成虎指着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帮土豪运米!”

甲 “我田大江做雇工是出于无奈，推车挑担，为的是养家还债，一天不干，全家就要挨饿!”

乙 雷刚说：“宁愿饿死，也不当奴才!单凭这一点，就该狠狠打!”

甲 “你们是什么自卫军?!简直是军阀!”

乙 温其久拍着桌子说：“你敢骂?”就命令邱长庚：“给我打。”

甲 柯湘连忙高声喊道：“不准打!”

乙 邱长庚举起扁担还是要打。

甲 柯湘急忙上前，一把夺过扁担：“住手！真不象话！”

乙 雷刚一见，拍着桌子大发脾气，指着柯湘说：“柯湘，我们自卫军出生入死将你救下，实指望你领路把敌杀。谁知你不为穷人撑腰说话，反和豪绅是一家。抓来的土豪你不准打，商人、俘虏竟要放回家。你这个共产党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当着咱们弟兄，你要回答！”说完，把凳子踢倒，横拿着刀，瞪着柯湘。旁边的战士都举刀挺枪，威逼柯湘。李石坚、郑老万连忙拦在前面，保护柯湘。这时，场上鸦雀无声，局势严重，气氛紧张。

甲 柯湘却非常镇静，她轻轻地拨开李石坚、郑老万，慢慢地向雷刚走去。她想：雷刚啊！你只知道一股热情打土豪、闹革命，却分不清谁是同志，谁是敌人。你要求革命，却不懂得革命的意义；你渴望党来领

路，却不理解党的路线。现在，温其久就是利用你狭隘的复仇思想，又依仗和你“把兄弟”的关系，在自卫军里推行军阀主义的货色。我受党的委托来到杜鹃山，就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这支队伍，眼前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，我要坚决斗争到底！柯湘走近雷刚的身旁，平静地问：“雷刚同志，田大江他是土豪吗？”

乙 “为土豪做事！”

甲 “那就该打？”

乙 “打还是轻的！”

甲 “同志们！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干过活的，把手举起来。”柯湘说完，举起手来。

乙 大伙儿不懂得柯湘的意思，一声不吭，把刀枪收回。

甲 柯湘看了大家一眼：“怎么？都没给土豪干过活？也没受财主的剥削？”

乙 李石坚打破寂静，第一个把手举起来：“我

干过！我是石匠，给土豪刻碑造墓。”罗成虎也把手举起来：“我打短工，给财主舂米推磨。”郑老万也举手说：“我给土豪……这怎么说呢？什么活都干过！就说当年财主盖这祠堂，咱们谁没来过？！那是旧世道，不干就没法活呀！”战士们纷纷举手：“我干过！”“我干过！”“我也干过！”

甲 李石坚一看雷刚没有举手，就慢慢地走近雷刚：“大哥！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，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？”

乙 这短短的两句话，触动了雷刚的心，他想：是啊！我雷刚从小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为豪绅流尽血汗，也受尽饥寒啊！想到这里，他心情沉重地把手举了起来。温其久见风头不对，暗暗溜走，身后跟着邱长庚。

甲 柯湘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！难道咱们都是土豪？都要挨革命的扁担？毛委员说过：**‘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**

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’所以，我们对白军俘虏，要宽大处理；一般商人，应该争取；豪绅列强，是我们的死敌；劳苦大众，是革命的主力！而你现在要毒打我们的阶级弟兄，一个推车的雇工，你，这是革谁的命？造谁的反？灭谁的威风？长谁的志气？雷刚同志！普天下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血泪账，他推车，你抬轿，同受剥削苦，同怀阶级仇。你可曾看到他衣衫破烂处露出的血印，你怎么能忍心在他的旧伤痕上再添新伤痕？”说完，柯湘一面给田大江松了绑，一面叫罗成虎去取银元、包裹。

乙 雷刚听了柯湘的一席话，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悔恨，他上前抱住了田大江，激动地说：“田大江，我的好兄弟！原谅我吧！我是个眼不亮心不明的糊涂人，错把亲人当仇人。”

甲 柯湘见这种情景，走上去紧紧握住雷刚和